

阿
難
小
傳

上卷

愛情小說

阿羅小傳

上海時報館內有正書局發行

小說第一種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初版

(阿難小傳)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譯述者 上海時報館記者

上 海 四 馬 路

印刷所 時報館活版部

不 許
翻 印

發行所

北京 上海 有正書局

冷序

余曾譯日人抱一庵主人所譯英人笠頓氏聖人歟盜賊歟小說。載於新
新小說上，纔及七回，而知平公亦譯是書，行將脫稿矣。因請而讀之，覺其
詞其句，其情其境，其雅之與俗，其幽遠之與鄙陋，雖同出一書，而其相去
也，不啻天壤。余由是以知天下萬事，苟有所作，必與其人之性情相近也。
乃能相宜。以余之粗直而欲譯此幽怨悱惻之小說，不知自量，宜乎其俗
與鄙陋而不可耐也。余喜是書之不爲先余成也，并喜閱是書者之得舍
瓦礫而取金玉也。急投棄其餘稿而記一言。

阿難小傳

著者 英國笠頓
譯者 支那平公

第一回

伊何人也。年方強盛，身體合度，丰姿出羣。其髮黑而光澤，垂及前額。目秀面白，神采照人。其人之氣度規模，又迥異凡衆。且通言語學，人種學，算術，美術，自古代印度之哲學，以至今日最新之理化學，皆無不通。伊一生專精於學問，而甘爲智識之犧牲。世俗所謂娛樂之事，無一能動之者。性堅忍，思慮精密，辯論雄偉，不爲事物所搖奪。而于世俗交際上，無往不達，無願不遂。但喜避人間繁擾，而棲幽寂之境，遂卜居草溪村之夜雨邱上。此地距倫敦僅四十里，背林而流風，景如畫。伊居此間爰及二年矣。然雖久避塵囂，却非無慈

傳 阿 難 小

悲之念者。每見禽鳥覓食。輒飼以餌。或開窗以放蜂。滅燈以救蛾。鄉隣有危難。不惜奮身以拯救。凡此類事。不一而足。伊雖隱居。不願作吟風玩月之間人。惟孳孳于學業。因之博學之名。亦漸傳播。不但傳播英京。凡歐洲大陸之學者。多聞伊名。往往特至草溪村。質疑請益焉。伊遇此輩之來。亦不甚親之。然有問必答。但涉學界以外事。則噤口不言。伊之財產幾何。無人能言之者。他人雖見其爲節儉之生活。然觀其購書籍。及學術所用之儀器。常一擲數百金。伊雖孤棲于村民之中。出類拔萃。無可與匹。然其柔和之容貌。謙遜之態度。博學之聲聞。常使村人愛伊敬伊不置也。有時偶行田野。農夫皆肅然起敬。拱立讓路焉。伊何人也。伊之名曰烏鍾阿難。阿難幽棲之處。有一小邱。凝眸遠望。東方則羣山如帶。隱隱于白雲之間。西方則烟靄無際。溪水灣環。時有白帆點點。或上或下。邱下有湖水。圍繞茂林。孟夏之時。樹間湖畔。萬綠。

如海芳原接日。如被青綠之衣。和風習習。吹皺湖波。羣鳥歡躍。百啼千囀。和鳴鏘鏘。嗚呼。此地之風光。阿難獨得之矣。越過湖水與茂林。更可遠望及一
二里之外。見彼方鬱鬱葱葱之茂林。即所謂長者森也。草溪村之舊家。羅納
鐸之邸宅在焉。羅納鐸之主人禮斯多。以富裕見重于人。以勇俠見敬于人。
以溫厚見愛于人。以此觀之。可謂其多幸而有厚福之人。然參觀其種種境
遇。亦可謂其爲不幸薄福之人。禮斯多年。纔十八九時。雙親見背。一家零落。
有一姊早沒。其姊之夫。于八年前出外飄零。不知所之。生死不可得聞。惟尙
餘一甥。由禮斯多撫養。禮斯多所最愛之妻。無子。六年前亦已去世。惟遺二
女而已。禮斯多遇此等生別死別之境况。哀悼特甚。無可奈何。然人生本如
浮漚之寄。總不免有此等事。殊可歎也。斯時禮斯多所最親切之人。惟二女
及一甥。日侍其側。年齒漸長。禮斯多亦漸忘昔日之境遇。而勉爲快樂之生。

涯矣。其二女以美聞于鄉里。姊年十七。名華娜。纖眉蹙翠。愁黛層層。媚眼凝嬌。情波疊疊。慵鬟垂露。似醉雨之海棠。秀靨旋渦。擬含春之荳蔻。其姿態之美麗。有若此也。宅心慈愛。而品格莊嚴。意念幽閒。而深情宛轉。其性情之名貴。立身處世之清潔。又若此也。且幼即嗜讀書。究心學問。雅好文詞。深精名理。其好尚之高雅。天姿之明慧。又若此也。故人之見之者。皆不敢動愛念。而咸致敬焉。妹年十五。名伊娜。其嬌態雖不如乃姊。然明眸皓齒。雙頰暈紅。亦非尋常之女子。禮斯多之甥。名善夫禮。年二十一。骨骼高大。觀其外面。雖若極其健壯快樂之人。然其中心。耿耿若有所悲。不免時時偷灑一掬之淚。蓋其父遠遊無方。而依舅父。未免多不稱意之處。禮斯多有二女。華娜。伊娜。及甥善夫禮之外。尙有傭工十二人。此則長者森之人數也。

第二回

阿難

小

傳

一日長者森之二女郎。出眺晚景，閒步至湖水之濱，和風吹水，斜陽在樹。二女郎眺望之際，忽林中突出一凶漢，腰繫短銃，旣行過女郎之旁，後又頻頻回首，目露凶光，時作睥睨之狀。二女郎竦惶戰慄，殆如驚弓之小鳥，恆怯不勝。華娜恐怖之餘，更觸石傷足，痛不可忍。凶漢雖已走入林中，然歸家路遙。伊娜遂扶華娜前行，叩近村之高名學者阿難家，欲暫時小憩。阿難見兩麗人翩然而來，頗覺驚訝。伊娜因述遇凶漢之狀。阿難面目溫和，不似平日之冷淡。令伊娜扶華娜入書齋，齋中惟一老婢，名馬加利。此婢年五十餘，背曲而耳聾，乃阿難搜索全村，惟彼適于己之用。遂僱之。二女郎坐甫定，欲遣人赴長者森，囑遣車馬來迎，又無人可使。阿難遂起身欲親往。華娜急起身向阿難曰：「恐前所遇之凶漢尚在，渠繫武器甚可畏也。」阿難冷笑曰：「勿恐，余亦

阿難

小

傳

有武器。遂由寫字台抽斗內。出短銃。藏之衣袋中。取壁上大衣披身上。伊娜曰。裝丸未也。阿難領之。遽出。蓋數年之前。此處盜甚多。今雖地方安靖。故學者藏短銃。裝彈丸。亦尋常不足奇之事。二女郎見之。甚注意焉。阿難既去。華娜姊妹在書齋內。左顧右盼。心曠神怡。蓋此書齋甚爲高大。乃長方形。有玻璃窗。窗下有寫字台。台前置一圓桌。及古式三腳之椅。椅傍設一籐榻。屋中無甚器具。惟四壁圖書滿列。書籍幾千卷。皆關係于種種學術者。桌上椅上。床上散亂皆書籍。寫字台上有數葉紙片。計算天文者。蓋阿難學問淵博。故架上書籍繁多。凡古代以至近世種種學術。種種書籍。分類羅列。浩如烟海。二女郎既入此書齋。未免有望洋之歎。况華娜自幼酷嗜讀書。故華娜心中。其。如。何。之。尊。重。愛。慕。此。書。齋。益。從。而。尊。重。愛。慕。此。書。齋。之。主。人。可。知。矣。伊娜則詢問老婢馬加利一切。無奈此老婢耳聾。無一言回答。伊娜頗不能耐。謂

華娜曰。我等宅邸離此不過二里之遙。日已向暮。馬車尙不來。何故也。華娜曰。不意吾傷足。然以此故致妹暮夜在外。吾心亦甚煩惱。伊娜乃至華娜頸邊。更以手握華娜之臂。微微而笑曰。姊勿作此言。我等僥倖得入隱者家。得睹其書齋。亦可喜也。惟恐主人阿難。途中倘遇彼凶漢。將奈之何。華娜曰。阿難提短銃而行。此時恐在途與凶漢對敵。伊娜笑曰。學者亦未必爲勇者所制。華娜心中敬重阿難。情見乎詞。謂伊娜曰。阿難先生獨非勇者耶。先生去年夏間。由強寇手中救回寡婦。查列蘇夫人。並其財產。妹豈忘之歟。前年洪水爲災。掉孤舟而救溺者。使貧者荷物而上。非阿難先生其誰歟。少頃。華娜又曰。妹勿心怯也。料阿難先生不久必歸矣。伊娜以手掩口。徐起身灑窗而視。忽然失聲。蓋伊娜瞥見有人。由窗外而過。起身窺之。即向者由林中突出之凶漢也。遂不覺發聲而叫喚。少時。門鈴鏗然而鳴。姊妹不勝戰慄。惶駭。

阿難小傳

注視。鈴聲忽絕。無何復響。少頃響更激。二女郎在書齋。不敢動足。屏息靜候。皆目注窗外。鈴聲歇。則凶漢已現。獐惡之貌于窗外。舉手拍窗曰。阿難氏在家。烏鍾阿難氏在家。未。華娜眼向內。應之曰。否。無奈聲低。窗遠。而凶漢未之聞。伊娜慌忙走至窗前。大聲曰。主人不在。斯須窗外。獐惡之凶貌。隨室中清銳之鶯聲。而滅矣。此後姊妹在齋中。靜俟多時。頗不可耐。忽而窗外輪聲轆轤。及父禮斯多之嘆聲。達于戶內。姊妹之喜可知也。華娜將登車時。偶吐鶯聲。先告以窗外凶漢來尋。又時以秋波向阿難。以表感謝之意。出纖纖之手。從容扶車而上。幽棲隱逸之學者阿難氏。此時心中能不怦怦乎。二女郎既上車。以右手挽袖。出左手與阿難握手。禮斯多誠信及感謝之色。亦見乎面。謂阿難曰。自今而後。吾等當相交莫逆。吾亦不料無意中得佳友也。但與君交游。不但可娛樂。且可增長智識。阿難先生。眞我之佳友也。請君明夕辱。

臨斂舍。我預設晚餐饗君。吾息女當爲君吟得意之譜。阿難先生其勿却余意。阿難躊躇未答。華娜頻流目視阿難。若甚冀其往者。阿難既受華娜之顧盼。亦安忍拂其盛意。遂應曰。明夕當如尊命。晉謁尊邸。禮斯多喜。甚。華娜亦喜形于色。阿難心中不免較前時又增一種感情。叉手癡立石階下。目送二女郎登車。揚鞭馳去。降小邱。繞茂林。過湖濱。悠然而逝。遠不可見。乃返入書齋。緊閉雙扉。獨于露台之上。側身橫臥長椅。悵然仰天。星斗爛熳。空氣清涼。長天廣闊。無際無涯。阿難沉沉以思。夜氣漸深。約十二點鐘時。門鈴忽然又鳴。噫。此。又。何。人。也。

荒烟蔓艸之間。紅粧乍現。獸蹤躅其目。迷鳥迴翔以遲渡。何則。其地然也。故過美于虎邱。不如過美于西湖。過美于西湖。不如過美于天台。過美于青蓮閣。不如過美于味純園。過美于味純園。不如過美于水雲鄉。

今以幽隱之阿難于枯寂之書室忽睹絕世之嬌姿阿難此際焉得不動心也

傳 小 難 阿



第三回

阿難

小

傳

阿難自思全村皆眠。夜已央矣。鈴聲胡爲乎來也。忽憶二女郎曾言所遇之凶漢。先時來訪我屋。又呼我名。此華娜告我者也。回憶華娜語時。猶戰慄不已。似甚畏彼者。然彼之訪我何故也。此時叩門者。亦彼乎。豈彼昔時常與我相會歟。料彼凶漢。實不能有他意。或聞我之名而來乞施歟。殆亦乞憐之旅人歟。夫乞施者。又斷無有中夜叩人之門者。然則彼凶漢。或村中有何變事。村人來報。需我往救彼者耶。阿難立露台之上。寂然而思。放眼而觀。星光燦然。天地寂靜。遠近田舍。渺然無音。繼而鈴聲又振。覺門外有呼己之名者。阿難仍立露台上。往復無主。嗣下露台。徐降階。啓門鑰。此時腰間所繫之短銃仍在。開關細視。見門外一粗野漢。軀幹雄強。面目獰惡。戴星光而立于石塔之下。阿難因呼之曰杜蕃爾。杜蕃爾亦呼曰阿難先生。相立面談約兩時許。

阿難小傳

阿難乃掩扉而臥。翌日阿難往長者森赴約。主人禮斯多喜極。華娜紅潮漲面。復以秋波頻示感謝。伊娜亦欣喜滿面。一家除禮斯多之甥。善夫禮之外。無不歡迎阿難者。蓋善夫禮出門迎阿難。在各人之後。阿難若不之見也。主人遂請阿難入室。繞三面之庭。而入一廣廈。時方初夏。綠樹陰濃。葡萄藤蘿之類。引清風送香氣。芬芳襲人。席間各品陳列。出水之鮮鱸。雨後之嫩蔬。及各種之菜點。麥酒。林檎酒。柯梨蘇酒。及各種之清汁。田舍間少此盛饌也。於是觥籌交錯。華娜出席鼓琴一曲。以勸佳賓。不知平生沈鬱之阿難。至此時其心中作何狀也。阿難平生不善飲。不過二三杯。則雪白之雙頰。已暈紅矣。阿難之辯論。又足使人傾耳而聽。如謂登某岩。賞四更之殘月。覽萬籟皆寂。世界清幽。登某峯。觀初昇之曉日。覺雲霞燦爛。天地文明。深林風定。抱琴獨彈。山鳥相集。和百種之幽聲。以娛吾人之耳。空谷雨後。一草一木。皆呈種種。

色相以娛吾人之目。又謂某山之異草爲植物學者所垂涎。某岡碑石之文字磨滅。摩挲讀之。猶足使人興今昔之感。其所談者。或學說。或景物。或古蹟。古事。其思想優美。其學識深奧。其辯論明快。皆主人禮斯多年來得未曾傾聽者。阿難語至佳處。伊娜輒拍手贊美。華娜則穆然神往。恍然如醉。不覺意之動情之移也。一家人莫不服阿難之妙論。惟善夫禮一人。始終面目嚴正。不與阿難交一語。時以猜疑厭惡之眸子。偷視阿難。其舅禮斯多異其態度。叱其無禮。宴終退入談話室。夜月皎然。禮斯多促阿難出外散步。辭善夫禮使勿爲伴。散步之間。談話綿綿不絕也。禮斯多含笑曰。阿難先生。孤棲邱上。較吾等長者森中之住宅。固屬清幽閑寂。君豈能終身寂處山林乎。君亦懲及活動之社會歟。阿難慄然作色。語禮斯多曰。余絕非厭倦人間世者。然使余去閑靜之生涯。移而爲活動之生涯。余之意顧恐更不能儻也。余意世間。